

洋溢在绿水青山间的故事

严碧华

浙江湖州的绿水青山似乎有种魔力，让人来了不想走，走了还心心念念，期待下一次。

“山从天目成群出，水傍太湖分港流。行遍江南清丽地，人生只合住湖州。”这首出自宋末元初诗人戴表元之手、以《湖州》为题的诗，早在几百年前就道出了湖州山水之美。

然而，改革开放后，地处太湖之南的湖州在乡镇企业发展浪潮下经济发展了，老百姓腰包鼓起来了，但污染日益严重。有段时间，水是浑浊的，天空是昏暗的，山是光秃秃的，乡村少了绿色，缺乏生机。

2005年8月15日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湖州余村考察时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。

幡然醒悟的湖州人，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，久久为功。

渐渐地，湖州乡村重现绿水青山。湖州没有止步于此，而是进一步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

山银山。眼前的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，老百姓的呵护成为内心的自觉，自然有了动力源泉。

—

余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辖区的一个山村。仿佛是一种巧合：余村本就有座山，名为青山，藏着金矿，只不过成色太差，村里“开青山、挖金矿”的路没走通。

考虑山上石灰岩资源丰富，村里选择了开采石头，办石灰窑厂和水泥厂。虽然不能像金矿那样“一夜暴富”，但收入也相当可观。彼时，余村曾流传着一句话：“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”

20世纪80年代末，初中毕业的潘春林和村里很多同龄人一样进入石灰窑厂上班，刚开始做装卸工，后来开拖拉机，每月能挣三四百元。

虽然收入不低，但矿上经常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。干了一阵后，同样在石灰窑干活的父亲叫潘春林去水泥厂开货车，至少安全一

点，工作也相对轻松一些。

在水泥厂上班，不用整天提心吊胆，但污染重。“不仅粉尘多，而且排放浓浓的黑烟，经常是灰头土脸。”回忆起那段经历，乐观的潘春林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。

还有流经家门口余村溪的污水，恶臭难闻，也不知从何时起，鱼虾都绝迹了。而小时候，他经常和小伙伴们在溪里捞鱼、嬉戏。

对此，“85后”的葛军也印象深刻。他说，那时村里的小溪特别浑浊，根本见不到鱼虾。

葛军是学美术的，他形容现在的余村是一幅“亮色水彩”，但小时候的余村是一幅“黑白素描”——天空发灰，河水发黑，连山上的毛竹都是一片枯黄。

潘春林特意翻出一张老照片，场景是他家老房子及周边，路面凹凸不平，所见之物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。

当时在余村有首打油诗：大炮一声震天响，黑烟灰尘雾茫茫，翠竹绿叶变颜色，白衣晒成黄衣裳。

日积月累，很多问题开始显现：苍翠的青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灰蒙蒙的一片，村子常年笼罩在烟尘之中，连千百年的银杏树也不结果了。

痛定思痛。赖以生存的村庄，环境污染如此严重，村干部开始反省。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，余村陆续提出关矿、关厂的想法，但已经习惯靠山吃山，这一步太难了。因此，停停关关、关一开一、开一停二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2003年，安吉县出台《关于生态县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将“生态立县”确定为发展战略，探索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、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。

矿山频发安全事故，村庄污染不堪，再加上政策层面趋严，倒逼余村人开始谋变。

余村终于走出了关键一步，郑重宣布：关闭全村所有矿山企业，调整发展模式，还村庄绿水青山。

然而，矿山关停意味着收入剧减，阵痛随之而来，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大幅下滑。

关停厂矿后，村集体收入一下子从300多万元降到了20万元，连村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。当时，余村在厂矿干活的有两三百人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，没了上班的地方，也就意味着多数家庭

没了收入来源。

很快，村内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：有人说不能再牺牲环境与健康开矿，有人说与其没有收入饿死还不如继续开矿。村里组织开会时，村民们经常为此争论不休。

前路迷茫、举步维艰之时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发展理念启发了余村人。观念一变前路阔，同样是“靠山吃山”，但“吃法”完全不一样。前者是挖山，涸泽而渔；后者是养山，从长计议，与自然和谐共生。萦绕在余村乡亲们心中的愁云消散了，余村人吃下了定心丸，明确了发展方向。

今天的余村，参观、旅游者络绎不绝。村里的农家乐、民宿等生意兴隆，曾经在矿山干活的村民潘春林和葛元德从卖石头到卖风景，和众多余村村民一样，坐享绿水青山，心情愉悦地挣着生态钱。

余村的绿水青山不只是吸引游客，还吸引了一批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。他们看中了这里的绿水青山和营商环境，选择来此创业。原乡人和新乡人之间的碰撞，迸发出更大的能量。

在这个三面环山的山洼洼里，每天都有新鲜事，持续书写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故事。

二

同属湖州，离余村近百公里的长兴县新川村，从空中俯瞰刚好处于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，因此当地人称之为山脊。

新川耕地资源稀缺，村民依靠农业讨生活异常艰难，因此村里很早就办起了工厂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村内工业蓬勃发展，多家作坊、工厂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。很多新川村民实现了就业，解决了温饱，过上了小康生活。然而，这些工厂多数存在高能耗、高污染问题。彼时的新川村，除了有多家蓄电池厂，还有一批耐火材料厂、石矿厂和食品厂，既有粉尘又有污水，无论是绿水还是青山都未能幸免。

日积月累，流经新川的溪涧污染物堆积，溪水浑浊，成群的鱼虾不见了。孩子们少了水中嬉戏的欢乐，村民的生活用水也成了问题。

溪涧无声哭泣，青山也不再青翠欲滴。工厂排出的烟尘、粉尘漫天飞舞，村庄经常如乌云遮罩。山上的竹林附着一层灰尘，也变得无精打采。

一觉醒来，村民突然发现新川病了，且病得不轻。

村里经济是活跃了，但村民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巨变，且这种变化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状

态。“赚钱的目的是生活好，但赖以生存的环境恶化了，不适合居住了，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？”有村民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。

竭泽而渔，恶果显现。新川人开始深刻反思，发出了灵魂之问。

从2003年开始，浙江省启动“千万工程”，实施“八八战略”。之江大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，既要金山银山，又要绿水青山。

幡然醒悟的新川人认真贯彻执行，一方面是产业腾笼换鸟，尽可能减少污染源，实现可持续发展；另一方面大力开展环境整治，下大力气清理河道污泥。

努力减少增量和化解存量，曾经污浊不堪的溪涧开始发生变化。20多年来，新川咬定目标，坚持不懈，实现了涅槃重生，水绿山青产业旺。

今天，走在溪涧边，看到的又是清澈的溪水，再近一点，还会看到成群嬉戏的小鱼，好不自在。

近在眼前的溪水清澈了，放眼远望，青山也在发生变化。目之所及，看到的都是青翠欲滴、绿意盎然的景象。

找回了绿水青山，新川把握机会，一鼓作气打造美丽乡村。

村里建了溪涧喷泉公园，集水利、生态、观光、休闲等功能

于一体，与周边的楼房、菜园、竹林等融为一体。

清晨，漫步其间，能感受到万物复苏的朝气和清新；晚间，凭栏观景，忙碌了一天的新川在灯光的点缀下尽显寂静之美。

除此之外，村里还有大大小小9个公园。每个公园都种上了花草树木，并通过绿色景观通道连成一体，形成了“美丽步道+美丽公园+美丽乡村”的全域旅游格局。

这样，整个新川就变成了公园，实现了“村就是景，景就是村”。

三

在湖州，类似的美丽乡村名单很长，每一个都闪闪发光。

从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到“千村精品、万村美丽”，再到“千村未来、万村共富”，湖州乡村持续迭代升级，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生动鲜活样本。

前些年，湖州喊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，即“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”。刚开始，很多人不以为然，我也并无感觉，但去的次数多了，开始认同并觉得贴切。

湖州不就是美丽中国的缩影吗？正是有湖州及类似这样的地方共同努力，才绘制出了

美丽中国的秀美画卷，宏大而不失婉约。

绿水青山间，不仅是体现生活的宜居，还有宜游宜业。绿意盎然的风景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。几张桌椅、几杯咖啡、几台笔记本电脑，在“余村印象”图书馆，青年创业者可以坐在与大自然仅隔一块透明玻璃的“大自然工位”办公，是工作还是生活？两者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。

绿水青山间，亦有逐“绿”而行，向“新”发力的蓬勃动能。因为生态好，形如兰蕙、色泽翠绿的安吉白茶产量、产值不断增长。竹子资源丰富的安吉，椅业持续转型升级，以全国1.8%的竹产量创造了全国近10%的竹业总产值……

绿水青山间，乡村走向全面振兴，蹚出了共同富裕路。怎么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并惠及更多百姓，湖州不断探索，城乡差距不断缩小。2024年，湖州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.53，是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。

青山常在、绿水长流、空气常新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在湖州的绿水青山间，更在每一个人心中。

（严碧华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